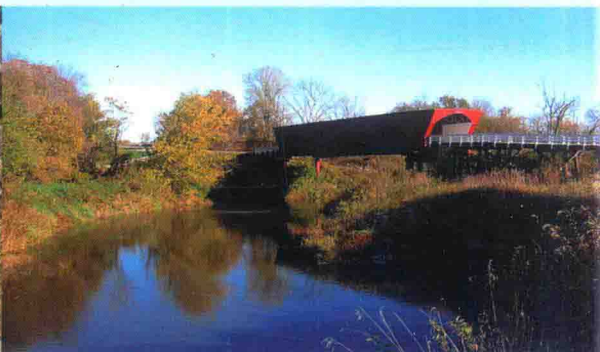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

——北美散记



陈义海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

—— 北美散记

陈义海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北美散记 / 陈义海著.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641-6942-8

I. ①哈… II. ①陈… III. ①游记—美国 IV.
① K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871 号

本书得到中央财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团队建设”项目资助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北美散记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3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6942-8

定 价：3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陈义海 江苏东台人，比较文学博士，教授，双语诗人，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留学英国沃里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现为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文学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其第一本英文诗集 Song of Simone & Seven Sad Songs 于 2005 年在英国出版。主要著（译）有《被翻译了的意象》《迷失英伦》《狄奥尼索斯在中国》《傲慢与偏见》《鲁滨逊漂流记》《苔丝》《明清之际：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范式》《在牛津大学听讲座》《努姆仙境》等。是美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尼·格鲁的系列作品的第一个中译者。曾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美国的阿米什人至今仍然拒绝汽车文明。在宾州兰卡斯特的乡间公路上，一辆阿米什人的马车从我的身边走过，“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间格外清脆。



在亚利桑那州的戈壁上，华拉派人至今坚持最接近自然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简陋、更接近自然的房子。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001 远 行 （代序）
- 004 **第一辑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 005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
- 009 从纽瓦克到兰卡斯特
- 013 安纳波利斯小镇的夕照
- 021 我在美国过感恩节
- 025 加尔文学院校园的清教特色
- 034 一棵北方的棕榈树
- 039 奥克兰修鞋记
- 042 误入索萨利托
- 045 声色拉斯维加斯
- 050 戈壁也能卖出好价钱
- 054 华拉派人：科罗拉多河的守望者
- 061 遗梦廊桥
- 066 **第二辑 阿米什之谜——美国少数族裔田野考察**
- 067 与现代文明对峙的阿米什人





- 070 他们从哪里来？
074 他们将自己“分离”开来
078 电是“恶”的源头之一
082 远离汽车，远离诱惑
087 要电话，还是不要电话？
091 独特的“马”文化
095 穿得一样
099 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
104 社区是生活的基石
107 家，是一件永远的礼物
111 与泥土亲近最纯洁
115 不要照相
119 沉默的阿米什人
121 晚安，我的宝贝
124 宽恕改变一切
126 宽恕，宽恕，再宽恕

129 第三辑 总统·诗人·教授

- 130 一个倒霉的美国总统
137 诗人布莱特·福斯特——一封发往天国的电子邮件
141 一个美国人的生活
145 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续）
151 难忘维恩教授
157 奇遇布鲁斯
161 “爱笑的苏珊”与“幽默的戈登”

- 165 一块从中国吃到美国的面包
- 170 **第四辑 跨越太平洋的书缘**
- 171 书之缘
- 175 书与旅途
- 179 传播学的胜利
- 184 一部适合 9~99 岁人群阅读的经典
作品——《努姆仙境》译者序
- 187 父亲与女儿和一本书的故事——《布娃
娃安的故事》译序
- 191 你见过精灵吗？——《安妮姑娘
的故事》译序
- 196 寻找布娃娃安和布娃娃安迪
- 203 拂去尘灰见诗意——评王柏华等译《我
的战争埋藏在书里——艾米莉·狄金森
传》
- 210 最后的牛仔
- 232 **边走边看 边拍边写（代后记）**





远行（代序）

自从夏娃偷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人类精神的平衡与和谐就被打破了；于是，我们总是生活在悖论当中。身在异乡时，哪怕跨越千山万水，也要找到自己的家门，仿佛家门前的那棵树，已经把记忆的基因植入了我们的细胞，我们虽然会迷路，但总能找到家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们有时却又不惜代价，逃离家园，到所谓远方去，即所谓旅行。在家园和远方之间，我们的精神被撕扯着，紧绷着，冲突着：想回归，又想逃离；逃离后，又想回归。于是，我们常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远行的意义其实不在于抵达哪里，关键是要离开这里。不管是一踩

油门消失在原野的深处，还是买一张机票把自己交给天空，我们之所以向往远方，是因为，我们去了远方，就可以不必每天走同一条路，见同一群人；就可以不必坐在每天都坐的那张椅子上，重复每天的几乎相同的工作；就可以打开不同的门，就可以不必睡在同一张床上。

我们渴望不安定的生活，就像我们厌倦安定的生活。终于可以远行，哪怕是去同一个地方，但我们总会遇到不同的故事。

当飞机以疯狂的速度把我带向高空时，我不过是飘在空中的一滴血，一滴随时会被风吸干的血。我喜欢这种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感觉，喜欢这种锻炼自己的诀别能力的游戏——已经从地面上消失，谁也追不上我，谁也找不到我，我在云层的上面。从机场出来，我不认识谁，谁也不认识我。我是一个符号，一个呼吸着陌生空气的符号。

最刺激的感觉莫过于到了异国后忽然发现开通的国际漫游不灵：接我的人找不到我，我找不到接我的人。在纽瓦克机场，我找了个座机给朋友打电话，我问工作人员，要收费吗？他问我，你哪个国家来的？我说，中国来的。他说，中国来的不要钱。

在兰卡斯特机场，我取了行李到外面抽烟，找不到火，忽然，一个白人妇女走了出来，划了根火柴开始点烟，我走上前去向她借火。我问她，哪来的火柴？她诡异地笑了笑，偷带了三根火柴上了飞机。

在西部大峡谷，我一个人独自欣赏着大自然的奇观，想拍张照片，苦于身边没有朋友。这时，一对青年男女走了过来，我便请他们帮忙。人家帮了我的忙，我自然也应该有回报，便提出帮他们拍一张合影，顺便问他们是哪个国家来的。男的说，他来自俄罗斯；女的说，她来自乌克兰。我笑了：那会儿，这两个国家正处于最剧烈的敌对状态，但这小两口却可以在同一张床上和平共处。

在阿米什人社区，当我看到那些至今不肯用电、不肯看电视、穿着18世纪服装的男男女女们坐着马车，行驶在美国的乡村公路上时，心中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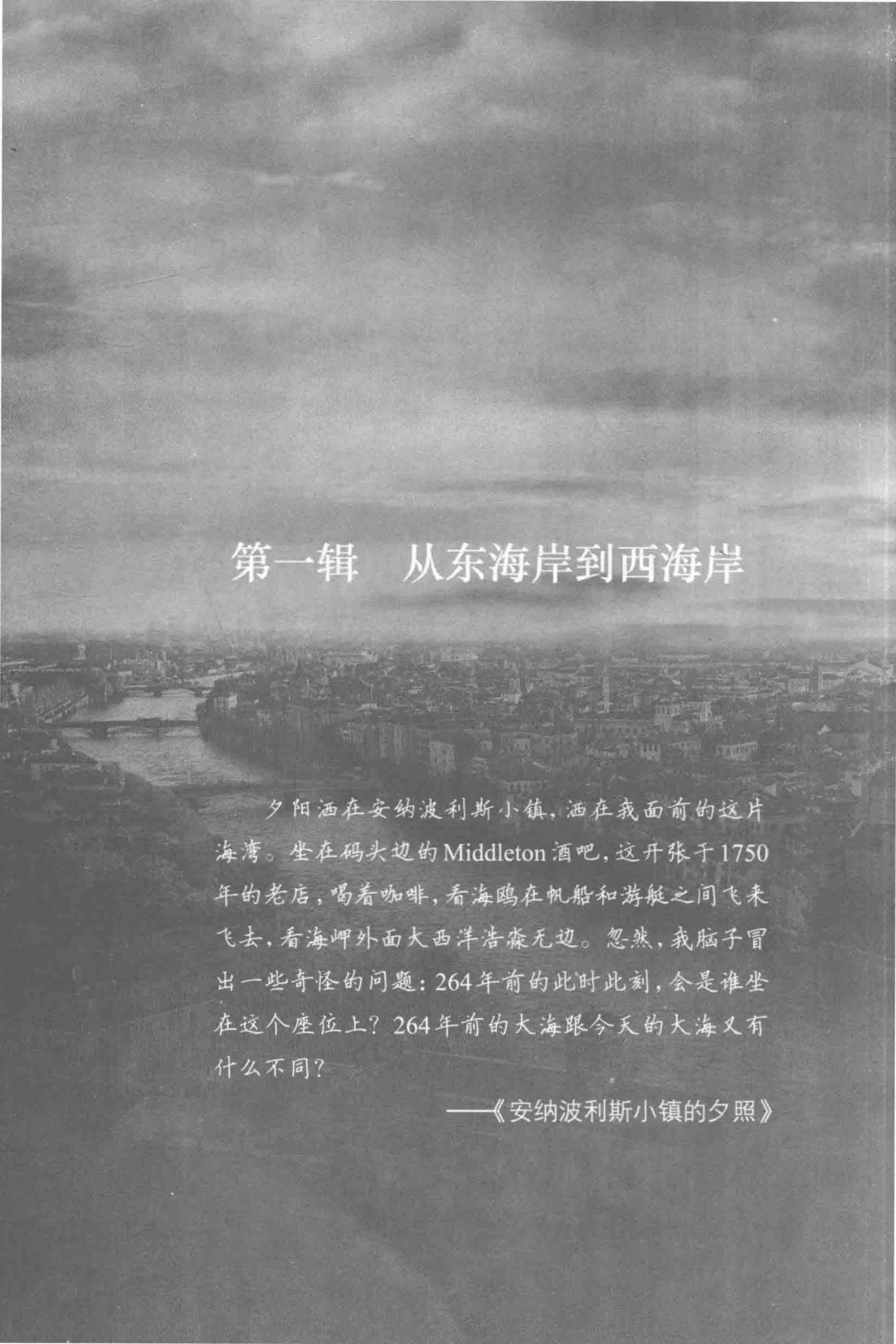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恶，但俄罗斯小伙子与乌克兰姑娘却很恩爱

有一种罪恶感。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远行的点点滴滴都记在这本小书里，为的是能把更远的远方找回。

……翻过了一个山头，总有不一样的风景；而远行，不过是当代人的白日梦。

2016年12月4日 凌晨



第一辑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夕阳洒在安纳波利斯小镇，洒在我面前的这片海湾。坐在码头边的 Middleton 酒吧，这开张于 1750 年的老店，喝着咖啡，看海鸥在帆船和游艇之间飞来飞去，看海岬外面大西洋浩淼无边。忽然，我脑子冒出一些奇怪的问题：264 年前的此时此刻，会是谁坐在这个座位上？264 年前的大海跟今天的大海又有什么不同？

——《安纳波利斯小镇的夕照》



哈德逊河穿过历史，缓缓流淌

哈德逊河边的意识流

路过纽约，没有进城。

沿着纽约边的公路一路往新泽西方向开，右手边是波光粼粼的哈德逊河，河的对岸是纽约市。但不知怎么的，没有一种临近国际大都市的兴奋感。倒是阳光下的哈德逊河让我慢下了“脚步”。

终于在路边找到一处游人可以停车的地方。那里居然还有停车位，一定是为像我这样边走边看的人设计的。下了车，朝河边走去。河岸很高、很陡。朝下看去，忽然看到斜坡上一对年轻人在接吻。正想换个角度看风景，那对年轻人也分开了。这才看出，其中一个是女生，另一个也



2009年，一架全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撞鸟后在哈德逊河上成功迫降

是女生。这是哈德逊河边的“花絮”，不多写。

很多人知道哈德逊河是源于一个新闻。2009年，飞行员切斯利·苏伦伯格驾驶的空客A320从纽约的一处机场起飞不久便撞上了鸟。他居然将飞机成功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机上151人全部生还，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哈德逊河奇迹”。

我喜欢哈德逊河，并且喜欢它胜过纽约市，首先是因为它是自然的。没有它，很难想象纽约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它，我们也难以想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利坚文明。这条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长河，见证了美国东海岸的“生长”。很奇怪的是，人们没有以1524年发现它的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来命名这条河；倒是1609年，第一次勘察这条河的英国人亨利·哈德逊让自己的名字与这条河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过，也不奇怪，17世纪是英国人的天下。命名有时是偶然的，有时就是话语权的体现。

还是回到哈德逊河边吧。这条从历史中流出来又流进历史的河流

从纽约一路溯流而上。它宽广，安静。它安静是因为你总是很难走到它的身边。我没有查证过，它应该属于那种裂谷型的河流，河岸很高、很陡。走到河边，并不等于走到水边。更高的河岸在一百米左右。所以，哈德逊的“河边”和“水边”其实是两个概念。河的两岸多为石壁，站在高高的河岸上往下看，就像是站在悬崖的边上。我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哈德逊河，一条让人两腿发抖的河。”

不少人认为哈德逊河水是深蓝色的，其实那是一种错觉。那是因为我们往往是站在很高的河岸上，几乎是垂直地往下看，由于视角的缘故，河水的颜色看上去近乎海水的深蓝色。

11月下旬的哈德逊河水的确比平时更深沉。两岸的古树几乎落尽了所有的叶子，一些稍微能耐寒的灌木还在坚持，但叶子也已经由红转黄。

坐在河边，忽然想起一本叫《赫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书。我们不知道史学家黄仁宇是不是在哈德逊河边完成了他的这本书，只知道，他作为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的教授，因为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成果而被解聘；只知道，他被解聘后，《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一炮打响，从此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只知道，他后来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赫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所以一定要把“赫德逊河”（黄译）用作书名，一定是他对这条河情有独钟，就像康河之于徐志摩那样。要不然，在哪里都可以谈历史，为什么一定要在哈德逊河边呢？

是的，哈德逊河不仅把东部的老殖民地串连起来了，同时把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等名校连成一片。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德逊河又是一条人文的河。

1948年的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的三个毕业生聚在纽约城里。他们在大学里都上过一门叫“创意写作”的课；课上老师说，你们想在文学上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办刊物。于是，他们仨（摩根、贝奈特、阿罗史密斯）在

纽约创办了后来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学刊物《哈德逊评论》。文学跟一条河联姻了；或者说，一条河跟文学联姻了。摩根主持刊物一直到1998年，前后约五十载。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妻子戴茨(Deitz)。2006年，戴茨宣布，把《哈德逊评论》办刊以来的全部档案资料捐献给她丈夫摩根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这可是了不得的一笔捐赠，当中包括了庞德等美国文学史上许多重要文学家的手稿。上百箱档案资料、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积淀，沿着哈德逊河逆流而上，运到普林斯顿。文学让哈德逊河荣耀，哈德逊河见证了文学的绵长。如果摩根不是普林斯顿的校友，如果普林斯顿当年没有开设创意写作，或许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吧。哈德逊河不管这些，它只管静静地流淌。

是的，坐在哈德逊河边，你总会浮想联翩。一条能让人浮想联翩的河，一定是一条魅力无穷的河。



2014年，我在西点军校



新泽西的老车站，让你有回到老欧洲的感觉

从纽瓦克到兰卡斯特

记得徐志摩写过一首诗叫《沪杭车中》。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其中所表达的内容大致还记得：列车飞驰，更觉时光匆匆。

我在纽约边上的新泽西州呆了两个晚上后，11月15日下午要去宾州的兰卡斯特。一是不想让朋友开车送我，二是没有在美国乘过火车，我决定坐火车去兰卡斯特。下午，朋友把我 drop 在纽瓦克的 Penn 火车站的门口。背着双肩包，推着行李箱，我独自去旅行。不过，我还是挺自豪的，因为朋友告诉我，他到美国20多年，还未曾有机会坐过火车呢！

进了火车站，首先把电子票换成一张像飞机登机牌那样的乘车票，